

◆ 谭纯武 著

瑶 红

湖南人民出版社



长篇小说

瑶 红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瑶红/谭纯武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438 - 6948 - 6

I. ①瑶… II. ①谭…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3789 号

瑶 红

谭纯武 著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曹伟明 龙昌黄

装 帧 设 计: 周基东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世纪星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 / 16

印 张: 16

字 数: 335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6948 - 6

定 价: 32.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上卷 地狱孩子

一 “我出事了”	002
二 名存实亡	007
三 暗恋	009
四 朋友顽主	013
五 克己不见了	017
六 青龙山	021
七 邪魔附身	025
八 冯医生	031
九 对症下药	036
十 巫诗	039
十一 安慰顽主	041
十二 病入膏肓	044
十三 胡思乱想	046
十四 瑶红	049
十五 促婚	052
十六 电梯里的幻想	058
十七 我的抑郁症	060

下卷 天堂之路

一 去永明的路上	066
二 又遇扶桑	070
三 在三叔家	074
四 怪石林	077
五 奇人异事	080
六 诡异的三叔	084

七 黑夜巫术·····	088
八 夜过双牌岭·····	090
九 分道扬镳·····	094
十 巫诗失态·····	099
十一 终于见到了上莲老人·····	101
十二 好人三叔·····	106
十三 蓝色的湖·····	109
十四 韩梦惊现·····	112
十五 桶浴·····	116
十六 观看度戒·····	118
十七 住进吊脚楼·····	120
十八 与三叔告别·····	121
十九 克己来了·····	125
二十 巫诗的内心独白·····	127
二十一 买书·····	130
二十二 理发店里·····	133
二十三 阴阳山传闻·····	137
二十四 丑陋的阴阳鬼·····	141
二十五 鱼之味来了·····	145
二十六 顽主来了·····	148
二十七 又遇阴阳鬼·····	153
二十八 发现惊天秘密·····	156
二十九 克己的内心独白·····	162
三十 亲如一家·····	174
三十一 出发前的心理考验·····	180
三十二 阴阳鬼的故事·····	184
三十三 闯过鬼门关·····	191
三十四 夜宿木屋·····	200
三十五 九莲庵的尼姑·····	205
三十六 瑶人的精神家园·····	212
三十七 雨夜心话·····	219
三十八 劫后余生·····	223
三十九 洞穴情缘·····	233
四十 宛若重生·····	240
尾声·····	243

上卷 地獄孩子

忧郁症患者都拒绝长大。
他们以为天真、欢乐的童年
流逝后，便步入了黑暗、墮
落的成人世界。他们的身体
成熟了，但精神世界还停留
在孩童阶段。他们是一群生
活在地獄里的孩子。

[美]安德鲁·所罗门《忧郁》

一 “我出事了”

我的视线离开了桌上的电脑。我站起身，和以往一样活动了几下身子，抬起右手揉了揉双眼，然后倚窗而立。此时离下午下班时间不足一个钟头。办公室对面不远的马路上车水马龙。行人衣着开始单薄起来，年轻的女孩子们勇敢地穿上了五彩斑斓的衣裙，从我眼前掠过。马路两旁的香樟树缀满了参差的新绿，更替着岁月的日历。迎面走过来的一位红衣少女旋即化为我熟悉、魂牵梦萦的那位熟悉的陌生女子。眼前的街道就像一只千变万化的万花筒，旋转出多棱角、意识流的图案。春天是大地复苏、万物发芽的季节，我的思想也开始发芽。

良久，我准备转身上一趟卫生间。自从得了前列腺炎后，我一天要跑好几趟，医生诊断说这是由于性生活过疏所致，才三十多岁的人，已提前步入了生命的衰减期。刚走到门口，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我犹豫了一下转过身去，等我走到办公桌前电话又没响了。我弯下腰看见桌上电话机上显示的一个电话号码，是本市的，但不熟悉，我想回拨过去，却又犹豫了。我担心是媒体来找茬的。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会是谁呢？宽大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摞资料、一台台式电脑、一部粉红色的电话，一抹夕阳从窗外投射进来，满桌淹没在红色里。我站在办公桌前望着桌上的电话机出神。家里？妻子封男从不主动给我打电话。应该也没有什么事啊！也不会是顽主，他要打常在午饭前，他喜欢赶饭局。也不可能是姐姐，她在国外。父母都已经去世。不会是她吧，那位熟悉的陌生女子！？我上班从家里到公司的路程，大约只需十多分钟，若是不遇雨天或赶不及，我都会步行上班。上班路上两旁商铺林立，行人接踵，有许多固定的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有所叫稻盛的重点中学也在这条路上，与我的住处毗邻，早上、中午、晚上都会有来来往往的学生。世俗、青春和狂躁的城市气息充满了这条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与一双目光几乎每天都暧昧相交。我很有女人缘，这点我清楚。不知道是我有才华还是我有些忧郁的气质，抑或是我的为人吸引她们。我的身边从来不缺女人，但我绝不滥用自己的情感。我多情但不滥情。我知道，现在许多女人都省略了必要的过程，直奔主题，把原本用来慢慢享受的一辈子的爱情、婚姻和情欲在一夜之间挥霍殆尽。而这双目光却不同，它清澈、明亮。我喜欢这双眼睛，四目相交又迅速分开，羞涩而相吸。从她的穿戴看，她既像一位中学老师又像一位公司职员，但更像一位老师，年纪在二十六七岁左右。我喜欢有固定职业的女人，特别是老师。有文化、气质好的女人是我的终极所爱！电话当然不会是她打的，至今我还没跟人家说过一句话，这只是我的“意淫”而已！难道是克己？

克己是我几年前认识的一个朋友，认识时克己已是一家内刊报纸的编辑部主任，二十七八，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篮球打得很好。我原以为他是一个干净、清爽的年轻人，但有一次我彻底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今晚我们去唱歌，你跟我去，其他的你别管。”

那时卡拉OK刚兴起。那天晚上克己把我带到了当时龙城最有名的一家叫JJ的歌舞厅。城市华灯初上，俩人相伴而行。克己一身西服打扮，玉树临风，招人眼热。歌舞厅金碧辉煌，小姐如云。他如入无人之境，直奔二楼。我仿佛刘姥姥进大观园，东张西望，既兴奋又紧张。

“妈咪妈咪！”克己高声大喊。

“来啦来啦，”一个年轻的“妈咪”笑容可掬而至，“嘿嘿克己哥，今晚好帅气啦！包厢早已给你定好了。668包厢。”

我后来才知道克己是这里的常客。“妈咪”把我俩带进了包厢。

克己告诉我说：“到时点个小姐陪唱。小费不用出，我在这里是签单的。”

我第一次才知道歌也可以这样唱。

一会儿“妈咪”领着十几个年轻女孩翩然而至。我发现几乎所有女孩都将目光投向克己，表情十分暧昧。

克己一副正人君子似的对我说：“你看中了谁就留下直到满意为止哦。”

我不知所措随手点了一个。

“你怎么不要？”

正在我纳闷时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飘进来，克己抓住她一只手，姑娘顺势倒在克己身上。后来我才知道小姑娘坐过他几次台。那一次我规规矩矩唱了几首歌，连陪自己唱歌的那位女孩长得什么模样都没看清。

散场时已是凌晨。

“克己哥，明天还来哟。”“妈咪”媚眼斜睨。

从那以后，我就像瘾君子一样，成了歌舞厅的常客。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几乎不在家吃饭，下午唱了晚上接着唱，有时凌晨两三点回家。我们就是这样非理性地放纵自己，半人半兽地发泄自己。

电话又响了起来。

“是我。你快过来！我在金沙洲出版社小芹的办公室。我出事啦！”电话那端，克己的声音颤抖而急促。

克己跑到那里去做什么。他能出什么事？我有些纳闷。被人打了？他高高大大的谁敢欺负！被劫持了？那地点也不应该选择在出版社呀！我的脑海里仍然固执地出现了他被劫持的惊心动魄的场景。

“你过来我跟你说话。”克己的话语里有一种凉透骨髓的阴森，让人联想到恐怖的地狱。

他真出什么事了？

金沙洲出版社坐落在这座城市的河西清江边，算得上是家全国很有知名度的出版社了，该社主办的大型文学刊物《金沙洲》更是享誉文坛。我认识任主编，一位性格极柔和的川西汉子，经他之手我在《金沙洲》上发表过“城市三部曲”《都市屋檐下》，率先在全国推出反映陪唱小姐生活的题材。我的勇气、任主编的胆大，使我们成了忘年交。那一年，我佳作迭出，风光无限，被媒体称之“梁子创作年”。省作协为我召开作品讨论会，电影厂约我改编电视剧，我知恩图报，经常去杂志社坐坐、聊聊，一起浅饮。克己也算是半个摇笔杆子的人，我每次去时没忘捎带他，这样一来二去，他倒成了出版社的常客。

小灵通响了，是妻子打过来的，她问我晚上是否回家吃饭，我告诉她克己找我有事让她别等。因为没有孩子的缘故，我们夫妻俩中午很少在家吃饭，只有晚饭一块吃。这时老总把我喊过去，说的是下星期一办公会的事儿。等我忙完手上的工作，上了一趟卫生间就到了下班时间。

走出公司，马路上已经站了许多候车的人。现在正是的士司机交接班的时间，有时半个时辰也拦不到一辆车。公交车上人满为患，望一眼也让人发憊。我离开大门口往前面走了十多米，发现那里早已站着几个持同样想法的哥们。我索性又前进了十多米来到另一个路口。克己又打电话过来催了，我只得发条短信过去，说自己已坐在车上，堵车很厉害。这时，终于有一辆的士在我面前停下，我几步迎上去站在副驾驶窗前等着乘客下车。乘客正在等候司机找钱，可就在这半路上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一位靓妹随手拉开后门坐了上去。我耸耸肩，苦笑了一声。

天开始暗下来。不能再这么等下去，只得坐一段路程的公交车，再步行了。忽然，一辆桑塔纳停在我面前，随即副驾驶车门被打开，一位司机问我是否需要坐车。我已经猜出这是一辆“黑车”。管不了那么多了，一坐上去，司机说这是他花了几万元买来拖货的车，上下班也顺便捎带些乘客，挣点饭菜钱。没办法，家里有四张吃饭的嘴。哈哈，让警察逮住了他才不管你有几张吃饭的嘴。这年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让他们逮着我认命，算我倒霉。一路上司机唠唠叨叨。我索性闭上眼由他去，我不喜欢嘴碎的男人。

中国人大多数都患有强迫症。你去餐馆吃饭，瘾君子们吞云吐雾，强迫你吸二手烟；公交车上，你本想耳根清净，打一小会儿盹，可偏偏有人交头接耳，高声打着手机；的士上，有的司机用对讲机夹着方言插科打诨，旁若无人，污染你的听觉和神经。即便在家里，夫妻之间也不懂得相互尊重，强迫你做不想做的事，听不喜欢听的话，玩不喜欢的娱乐。

一到金沙洲出版社门口，我付了钱匆匆下了车。下班好一阵了，大楼内不见一人，走廊上悠长且空洞。我走到314办公室门前，办公室门紧闭，我敲了几下。

“谁？”半天才从里面传出克己紧张不安的声音，瓮声瓮气。

“我！快开门，这么热的天你关门也不怕被蒸成包子呀！”

门缓缓打开。半边脸闪现又倏地隐去。我侧身而进，后腿刚收回屋里，克己即刻把门“叭”的一声关上。我惊诧地望着他。

室内烟雾缭绕，烟头遍地，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面前的克己衣冠不整，一头乱发，举止十分沮丧：一副穷困潦倒的模样。

“你怎么啦，出什么事了！？”我边问边走过去准备拉开窗帘。

“别……别，”克己抢在我前面连忙制止，“他们会发现的。”

“谁？他们是谁？发现什么？”我好像从来不认识面前这个人！这么恐慌、这么反常。

“好好好，不拉不拉，劳驾你把灯打开，我们坐下来慢慢说。”我来到办公桌前坐下来。

“不能开灯不能开灯，他们会发现的。”克己在屋内来回走着，身上的白衬衣透湿了。

“好好好，不开不开，我怕了你。”我朝他摆摆手，“只是，我拜托你别走来走去的，弄得我难受。”

“好，我慢慢说，我慢慢说。”克己终于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事情是这么回事。克己当时所在的报社正处于起步阶段，为了扩大影响，招揽广告，报纸经常会披露一些所谓的热点和内幕。有一期报纸，根据读者来信提供的线索，以整版的篇幅披露了某市检察院副院长贪污贿赂之事。然而事隔几年，那位副院长不但没被绳之以法反而被扶正了。现在人家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同报社对簿公堂。有一天，那位院长带了两个人找到报社要见社长。当时克己负责接待。

真是庸人自扰之！

“叫我怎么说你才好，克己呀克己！你一不是社长总编，二不是执笔人，至于吓成这样吗？你有病吧！”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你有所不知，当年我去他们单位送样报时曾对他们单位的人说过像他这种人早就应该枪毙，知法犯法殃及国民的狠话。”克己愣愣地望着我。

“说了那又怎么哪！再说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人家未必还能记得。”我避开他呆滞的眼神。

“那你就错了！这些从事公检法的人连头发丝细的事也不会忘记，记得我当时还是非常气愤说的，他们的印象会更深。”克己说得愈发像那么回事了。

“你还有完没完，”我一拍桌子，对他吼道，“简直是莫名其妙！”

“你帮我分析分析，”克己全然不顾我愤怒的情绪，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他们会什么时候来找我，会给我安个什么罪名，同伙？污蔑罪？还是……”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打断了克己的话！正当我准备起身离开他时，编辑小芹敲门进来拿东西，离去时目光异样地打量了我俩一眼：“你们还没走啊！吃饭了没有，都九点了。”

我这才感到饥肠辘辘：“回家去吧，什么事明天再说。”

“我不回去！”克己断然拒绝。

我气坏了！

“那我们先去吃点夜宵，我可熬不住了。”

“我不去。你好好帮我分析分析。”克己固执地望着我。

我不由打了个寒战，不再言声了。克己也不再言声，他似乎对我的情绪有所觉察。办公

室沉寂良久。看来，已经说服不了克己回家，而自己也不可能陪他坐上一夜。再说真在自己眼皮底下弄点什么事出来，我担心跟他家里交不了差。虽说是朋友，这个半路相逢的朋友看来自己对他的了解真是太肤浅了。得搬援兵来！我首先想到了顽主。我拨通了他的手机。顽主是个乐天派。甚至得了骨癌时，他情绪依然如旧，嘴上经常挂着一句口头禅“过好每一天”。顽主应该算他公司的老资历了，文化程度不高，但绝对聪明，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样样都会，有“万金油”之称。他在单位曾当过工会副主席、办公室副主任，只因官运不好，如今屈就成了纪检副主任。年纪大了，提拔也没希望了，所以每天酒肉穿肠过，笑谈天下事。他比我大了一轮，但我俩并不存在交流的障碍。

顽主很快赶了过来。

“顽主你来了正好！”克己马上两眼放亮，连忙站起身迎上去，“你帮我分析分析。”

“分析什么！你不是中了邪吧？”顽主根本不顾他的感受，只差没骂人了。

“中什么邪啦！你是老经验了，你一定要帮我分析分析，到时我请你喝酒。”克己像抓到救命的稻草。

“还是我请你喝酒吧！”顽主又开始卖关子了，“要说经验嘛倒是有，那一年我的案子被列为龙城第一号反革命事件，我还不是照吃照喝，要不，你怕早就看不到我了！跟叔我学学吧，侄子。”

顽主在许多场合都引以为荣地提起这件事，谁知道是真是假。朋友们听了总是一笑了之。

“那情况不一样，没有可比性。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样做。”克己步步逼近。

“那还不简单，别胡思乱想就是了！”顽主有些不耐烦了。

“怎么是胡思乱想呢，你又不是克己！”克己盯着他问。

顽主发火了：“幸好他妈的我不是克己！要不然老子都死过好几百次了，你简直就是一个神经。”

“你怎么可以骂人呢！”克己圆睁着双眼死死盯着他。

“我还想打人呢！”顽主苦笑道，“你有这样好的精神还不如多去打几场球，多陪陪你的女朋友吧。”

他俩就这么你一句来我一句去，弄得面红耳赤。

“你爱走不走，我和梁子走了，你一个人就留在这里过夜，人家办公室丢了东西你就是贼，”顽主最后抛下一句狠话，“那就不是回家了，而是进局子了。”

这一招还真灵！

克己不做声了。

我和顽主把克己一直送到了他的家门口。与顽主分手后，我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晚上不回去了，去老屋住。

二 名存实亡

妻子不是我的初恋。我的初恋是我大学的一位师妹。

那时，我是学校中文系学生会主席，她比我小一届，人称校花，聪明伶俐，一位高傲的公主。在学校，我才华横溢，意气风发，有“校园第一才子”之称。大学四年，学业、创作、学生会的工作是我生命的全部，对女同学的穷追猛打我置之度外，直到这位师妹的出现才让我心猿意马。但我控制住了自己。离开学校的那天，我俩鬼使神差地在去食堂的路上相遇了。

“你——”

“你——”

我俩几乎同时开口，欲言又止了。她笑了。

“毕业了。”

“毕业了。”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都不敢正视她，心像小鹿般怦怦直跳。

“这可不像你，师兄，今后多联系啊！”她扔下一句话轻盈而去。

我愣在那里感觉像做梦。

但是，我的善良和理解换来的却是终生的遗憾！大四以实习为主，也是面临分配的时候，我怕影响她，很少去学校找她。直到她分配到北京一家外企，我俩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通信。可是，我后来才知道与她同去的还有她们班一个从大一起便一直追着她的男同学。他俩在一个公司，又是同班同学，时间久了，故事的主人公顺理成章被替换了。在“出局”的一两年里，我情绪跌到了低谷。振作起来后，我一心扑在工作和创作上，对恋爱只字不提。一晃就过了而立之年。

一天，公司的一位女同事一定要给我作介绍。

我撒谎说我已经有了。

“多久了？”

“一年多了。”

她穷追不放：“她是哪里的？”

“北京的。”我脱口而出。

“那就好说，”她苦口婆心做我的思想工作，“人还是实际一点好，北京那么远，以后调动是个问题。当然，你也可以辞职从头再来，但放弃电信这样好的企业也是一大损失。你看我，丈夫一直待在大沙漠里，我们两地分居快六年了。好具体。再说，时间久了，人心都会变的，

尤其是女人。都说女人善变。”

她最后的一句话彻底动摇了我。

她说：“她是我们公司程控机房的。你猜猜。”

我是从程控中心调入机关来的，绝大多数都认识，但这几年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我当然没有猜出来。当她说出妻子的姓名时，我连想也没想到。在程控中心，封男也算得上是一个好看的姑娘，她言语不多，为人诚实，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谈恋爱。我后来才知道她心里有一块挥之不去的阴影。我俩谈过几次后，也许是年龄都大了的缘故，很快就与各自的父母见了面。接下来的半年里，我们的爱情毫无浪漫、悬念可言，婚姻却迅速升温。一年以后我们举行了婚礼，同年，我被调入办公室任副主任，负责新闻和秘书工作，并协助主任统抓全盘工作。

妻子是从事技术工作的，很理性。而我从事的是管理工作，又毕业于中文系，因此，除了公司的事以外，夫妻之间的共同话题并不多。看电视两个人口味相异，妻子逮着什么看什么，讨厌随便换台，而我却“广种薄收”。我需要大量的信息充实自己的大脑，所以遥控器的使用频率极高。

结婚七年我们还没有孩子，主要原因在妻子。封男不喜欢孩子，有几次我提出来都被她断然拒绝。我坚持认为，没有孩子的家庭是不完整的，没有生育的女人称不上完整的女人。更要命的是，夫妻已经有两年多没有性生活了！封男对性的冷淡缘于一次她的邻居——一位爷爷带她睡觉时，用手抚摸过她的私处。父母那天都出差，把她寄托在邻居爷爷家。她那时才五岁，却记忆犹新。她不敢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母亲，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从那以后，她把阴影留给了自己，如今又留给了我。新婚之夜糟糕透顶，我曾几次试图闯进她的私处，都因她的恐惧和拼命抵抗而告失败。一连十几天我一遍一遍循循诱导妻子，就像幼儿园老师对待孩子那样，直到一个月后封男才缓过气来。但是她突然在一天晚上大喊大叫，不让我碰她。接下来，夫妻俩分床睡觉，只有冬天才合床共被，为了互相温暖，并无肌肤之亲。偶尔手脚碰到一块随即又分开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性生活的日子几乎令我精神崩溃。有一天夜里，我突然感到胸闷，觉得很难受，因为我担心自己会突然与这个世界告别，我推醒妻子告诉她。“茶几上有药”，她嘀咕了一句，眼睛都没睁开一下又转过身睡着了。或许封男觉得有愧于我，从不过问我的事情，我回来多晚她也不过问。对我的喜怒哀乐平静如水，她仿佛只为自己一个人而生活。妻子少言寡语，缺乏激情，由于性格孤僻，没有什么朋友，除了上班就是待在家中。在家里夫妻俩几乎不多说话，有时甚至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开始我感到非常不适应，到了家里就像到了旅馆，可时间一长也就习以为常了。然而有一天晚上，我终于忍不住对她说：

“你能不能问问我一点什么。”

“问你什么。”妻子程序化地回答。

我强压的火气一下蹿上来，对她吼道：“我哪天万一出了轨，你也这样无动于衷？！”

她微微一笑：“你会吗？我还不了解你。”

我说：“你不觉得我们这样比争吵更可怕吗？”

“我倒不觉得。居家过日子本来就是这样。”

“且不提生儿育女的事，如果一直没有性爱呢？”

“这是我很愧对你的地方，但你要给我足够的时间调整。”

“足够的时间到底要多长？”

“梁子，我需要的时间确实还没到。但我想，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交代交代，封男，你知不知道我都快成太监了！”

“不至于吧。”

“封男，我看你要去看心理医生。”

尽管我心魔有时在作怪，但理智却在告诉我，妻子除了这一点之外，自己没有理由破釜沉舟。夫妻不是随便牵手的，既然牵了，就要努力去适应对方。我也希望正如妻子所说，足够的时间过后我俩会因爱而进入各自的身体，随心所欲。

我的老屋在龙城一条叫龙堂湾的街巷里。老屋是一座砖木结构、两层楼的明末清初风格的建筑。父母死后，姐姐随姐夫去了加拿大定居，把老屋留给了我。除妻子之外，没有人走进它。

我在老城区的东门口站下了车，下意识拎了一下衣领，夜风吹来还残留了冬天的凉意。一个人的感觉真好！小巷窄小，不时与路人相阻，不由得让人好生感慨。如今的龙堂湾都变了味。巷道两旁牌馆、小卖铺、理发店、服装店鳞次栉比。日日喧哗，夜夜笙歌：这已不是我熟悉的街道了。小巷昔日的幽深、寂静再也看不到了，充塞耳旁的是嘈杂、混乱和不安，来来往往的人都操着外地口音。过去，一条街的人几乎都认识，红白喜事都到场，关系十分融洽。八十年代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每次回去，我很少看见熟悉的面孔了，街巷两旁的房屋大多出租做了门面。相反，我倒像个外地人一样，人们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偶尔遇见一个熟人，彼此也是急匆匆地打声招呼又急匆匆道别。

我摸进老屋连灯也没开一头栽倒在床上。这几天实在太困了！

三 暗恋

坐在办公桌前，望着桌上的电话机我又想到了克己。不知道昨晚他睡好没有，今天又会如何。我怎么也不愿意相信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仿佛是一场梦！喂，你也在等车？克己

明知故问，面前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孩。车好挤吧。那女孩定定地望着他，克己太英俊挺拔了，他闪电一般就博得了那位女孩的好感，两人毫无拘束地攀谈起来。临走时克己很轻松地就要到了人家的手机号码，并约好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假如这一幕得以重现呢？我无法想象现在的他！

克己家住在河西青龙山下的师大，他每个星期几乎都要邀上师大校队比一场赛，惹得一些小女生纷纷前往助阵，整场一片尖叫，为之倾倒，许多朋友都对他称赞有加。小强就是其中一个，只要提起克己，他就会对克己俊美的外貌赞不绝口。逢请我吃饭必定提醒我要带克己一同前往。而顽主简直是嫉妒了：“错了，错了，错了，男人身女人心，要我有他那模样和个头，哈哈，不尽女人滚滚来啊！”克己还有一个妹妹。父亲是师大中文系著名的教授，两年前已经病逝。母亲是一位沉默少言的家庭主妇。那时克己还正在恋爱，女朋友是一家公司的职员，人的相貌、气质一般，但很有女人味，属于贤妻良母类型的。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

“你是梁主任吧，我是爱晚报广告部小王，我想马上来拜访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我每天不知要接到多少这样的电话。其实拜访是假，来拉广告才是真。一个企业效益稍微好一点，那些广告人会像飞蛾一样扑过来，还有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领导打招呼，变着法子拉赞助，软磨硬缠，堂而皇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当然也有应对他们的办法：遍地撒豆，一个也不得罪。得罪了政府、主管部门，领导不答应；得罪了媒体，企业遭殃。有人戏言，这年头，防火防盗防记者。“不好意思，我马上要去开会。改天吧。”这种搪塞是必要的。

我刚把电话放下，秘书小余送来老总的一份述职报告材料要我把关。公司领导一年一度都要向全体中层干部述职，并由他们评出优秀、良好、称职和不称职四档作为省公司考评干部的依据之一。

这时，楼下经警又来电话说龙城台有三位记者要来采访我。这段时间，话费争议的投诉直线上升，用户维权意识比过去几年明显增强，新闻媒体推波助澜，我只能使出浑身解数，四处灭火。

“让他们上来吧。”我说。

三位记者簇拥而入。一位一只手拿着话筒的年轻女记者打趣说：“哈，你们这里管得还挺严的。”

我笑着说：“广电管得更严啊，还有武警把门，一百只苍蝇中有九十九只休想溜进去，溜进去的那一只还是穿着马甲的。”

女记者乐了：“哈哈，梁主任真幽默。”

随行的记者也笑了。

我赶紧给他们递烟泡茶。

“梁主任，是这么一回事，”女记者接过我递过去的茶说，“一位用户投诉你们，上个

月他家里电话没打过长途却产生了五十三元的话费，对此，你能给我们电视观众解释一下吗？”

好对付！我看出这位女记者刚入道不久。我发现摄影师已启动了摄像机：

“你们先把机关了，听我解释完你们再决定拍也不迟嘛。”

在电视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被采访者形象欠佳、语言欠妥的画面就是偷拍所致。我的话起了作用。年轻女记者知道遇到了内行，她朝摄像师示意了一下。

这时，我的小灵通响了。是顽主打来约晚餐的。我说声“对不起”后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

“首先，非常感谢媒体对我们工作的监督和支持！其次，我想说三点：第一，用户说他没打长途这只是他一面之词。第二，退一万步说，即便是我们的电脑设备和机房的问题，也属于个案。第三，这不属于服务问题。真是我们的问题，该退的款我们坚决退还。你们看，是否等我们检查有了结果后再向你们汇报。”

我说得很诚恳，又滴水不漏，即使是老记者也只能作罢。我太了解他们了，你不能得罪他们，无冕皇帝嘛，接待要客气，说话要软硬兼之，绵里藏针，能拖则拖，给化险为夷留有余地。实在推脱不掉的，要引导他们进行正面报道，当然，最好的结果是好坏都不报道，有错即改也是错。我当然还有最后的杀手锏，你摄你的，事后我再去找他们主任、台长解决问题。这一点，对我不是问题，我和他们都成了朋友。虽然也会有例外，但我能理解，他们也有自己的底线。

女记者显然被我说服了，调侃道：“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梁主任，早听说你如雷贯耳的大名了，听说你写过许多书，能否送一本让我拜读。”

“哈哈，那是陈年历史了，以后出了新书我一定亲自送到你府上，你看行吗？”

“晚辈一定好好拜读，”女记者伸出手向我告别，“那我们就等你电话。我们走了，还要去另一个地方采访。”

我握住她纤细且冰凉的手：“好，辛苦你们了也谢谢你们这样理解我们的企业。你可要注意保护好你们电视台的‘门面’，这么热的天！”

女记者笑得笑开了花。

“还是吃了午饭再走吧，都快十二点了。小王——”我故意对着门口喊道，“你去‘大桂林’准备一桌饭。”

不啦不啦。记者们相拥走出了办公室。

“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就下一次。下一次我一定不放过你们。”我跟在后面故意大声说。

女记者转过头来，朝我阴郁一笑。几个月之后，我才回忆起那是致命的一笑。

“主任，下班了，还不走？”一位同事经过我的办公室提醒道。

我正在翻阅报纸。其实，我知道下班的钟声敲过一阵了。我是在掐准时间希望能在路上见到那位陌生女子。

“马上走！”

我放下手中的报纸，关好电脑和门窗，拎着一只皮包出门了。走廊上空荡荡的，当我走到“北大荒人”时才记起家里没有早餐的馒头了。近来我忽然恋上了馒头，有时甚至晚上也吃，而且习惯了。妻子说我都快成了北方人。我花了五元钱买了十个馒头塞进皮包里。

几分钟后，我穿过森林般的人行道，下到行人匆匆的地下通道。地下通道一侧收购手机者一字排开，地摊上摆放是各种型号的手机和小灵通，前面都竖着写有“回收二手手机、小灵通”的字牌。

“小灵通卖吧？”一位坐在一旁的中年男子盯着我手中的小灵通问。

他们大多是外地人。冬暖夏凉的地下通道成了他们养家糊口的地方。这些外地人素以胆大、勤劳而著称，几乎垄断了龙城二手手机的市场。他们往往显示出比城市人更霸道的一面，一言不合，便挥拳相向；一人相争，众人帮腔、暗中使绊。地下通道俨然成了他们“都市里的村庄”！前几年还在龙城聚众闹过几次事，被公安部门打击过几次后嚣张气焰才有所收敛。

我拾级而上出了地下通道。一路沿街的铺面鳞次栉比，有面包坊、小吃店、服饰行、图书超市等。但生意总不见起色，像得了集体抑郁症，萎靡不振。店主经常易人，店面翻修不断。一长溜的店面上方，中国移动的广告“沟通从心开始”、“我能”做得牛气冲天，傲视天下。摆地摊的，一个接一个，有卖小饰品的，有卖小动物的，有卖时令水果的，有卖塑料饰品的，有擦皮鞋的，也有看相算命的，也有兜售所谓猜谜中奖的。乘客在公交站点上上下下。迎面而来的多是男男女女的中学生。从青涩的面孔和青春飞扬的说笑声中我感到自己似乎也年轻了许多。有时被年轻、姣好的女子多看一眼，心里有种莫名的满足与虚荣。我喜欢这种感觉。

我在人流里试图寻找那位陌生女子。但实际上这种可能几乎不存在。因为自从我有一次在住宅区大门口发现她之后，我中午和下午下班再也没有看见她在这条路上露过脸，当然也包括从住宅区大门到电梯口。也许她中午不回家，在学校吃饭休息，也许她批改作业要很晚才回家，如果她是老师还担任了班主任的话。这说明她过着的是一种从家里到学校两点一线的生活。同时也说明她对工作十分认真、负责，是一个无桃色新闻可言的人。

我又胡思乱想起来。她不可能不上网，上网不可能不聊天，如果自己能弄到她的网号一切都会变得自然、流畅。想着想着，我来到了住宅区大门口，抬头往前面一看，我停了下来：那不是陌生女子吗？她正往里面走去。她半休闲装束，上身着一件白短衫，下身着一条牛仔裤，一只手拎着一个天蓝色的小包。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这种打扮，显得简单、干练。臀部稍有夸张，但这并不影响她身子的整体均匀。可接下来又让我浮想联翩。牛仔裤的弹性很好，如果她的臀部松弛是判断不出的，这样一来，她生了孩子的可能性就很大。根据这些日子的细心观察，我发现她没有男人相伴，看来她是一个人住，如此我认为有两种可能性成立，一种可能性是她还单身，另一种可能性是她离异了。如果是第二种，我会感到